

□ 乡土人物

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带走了父亲、摧垮了母亲。双亲离去后，作为姐姐的王爱霞说：“有我在，家就在。我就是弟弟妹妹的‘妈妈’……”当时，家里的四个孩子中，最小的才读小学三年级。

王爱霞：带弟妹出嫁的好姐姐

本报通讯员 辛洁

王爱霞是胶州市铺集镇沙北庄村的一名普通村民。10多年前，王爱霞的父母接连去世，她决心做弟弟妹妹的“妈妈”，抚养他们长大成人。如今，两个妹妹先后当上了老师，最小的弟弟也快大学毕业了，王爱霞的事迹在胶州当地传为佳话。

无情车祸 双亲相继离世

“父母去世后，看着年幼的弟妹无助地依偎在自己身边，我觉得天都塌了！”回忆起往事，王爱霞一脸悲痛。父亲王炳义在世时，做猪皮买卖，每年收入都超过万元，家里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富裕户。但是，这幸福的日子因为一次意外而

终止。1994年11月，49岁的王炳义在从胶州到沂水送货的路上遭遇车祸，变成了植物人。为了给父亲治病，一家人花光了十几万积蓄不说，还欠了亲戚家不少钱。1996年冬天，王爱霞的父亲去世了，体弱的母亲受不了沉重的打击，三个月后也撒手而去。那年，作为长女的王爱霞还不到22岁，刚从高密师范学校毕业，二妹读大一，三妹读初二，9岁的弟弟才上小学三年级。

再苦再累 不让弟妹辍学

王爱霞决心坚强起来。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妹，本可以留在高密当中学教师的王爱霞，毅然回到离家

五里路的铺集镇小学，做了一名小学教师。她白天教学，晚上照顾家，渐渐地她也学会了精打细算、操持家务。王爱霞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饭，夜深了还忙着洗衣服。当时，王爱霞每月工资只有418元，她300元寄给上大学的二妹，60元留给上初中的三妹，58元留给自己和小弟作生活费。看到大姐忙碌的身影，弟妹曾商量着辍学打工。王爱霞说，没钱就借，再苦再累也要让弟妹学有所成。

为了省钱，王爱霞从不舍得在学校食堂买饭吃，每天下了班就住家里赶，为三妹和弟弟做饭。王爱霞说，日子过得清苦还不算什么，最难的是每次开学时，拿不出弟妹七八千元的学费来。有一年开学时，王爱霞一大早出去借钱，傍晚

才揣着从表姐家借来的2000元钱回家，冻得全身发抖。看见大姐这么辛苦，弟妹都暗下决心，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大姐。

坚强长姐 带弟妹出嫁

看到她家的困难，好心的邻居开始给王爱霞介绍对象。可对方一听她说必须带着弟妹出嫁时，都打了退堂鼓。直到1998年，她现在的丈夫王泽海听说王爱霞的情况后，表示愿意跟她一起照顾三个弟妹。那时弟妹都已经懂事了，怕给姐姐添麻烦，不愿跟着姐姐去。王爱霞左劝右说，弟妹仍要留在老家。王爱霞哭着说：“你们不去，我就不结婚了！”这样，弟

妹妹搬进了姐姐的新家。通情达理的丈夫明白妻子的不易，用自己宽厚的肩膀默默地支持着妻子。每次王爱霞为弟弟妹妹的学费发愁时，丈夫总是拉着她的手安慰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很快就发奖金了！”其实，丈夫的“奖金”很多都是向同事借来的。一提到丈夫，王爱霞脸上浮现出爽快的笑容，然而更多的是愧疚。她说：“我把过去的10年给了弟弟妹妹，我要把剩下的时间全部给我的丈夫和孩子……”

现在，王爱霞的两个妹妹分别在胶州市和湖北荆门市当上了老师，最小的弟弟也快大学毕业了。每逢节假日，他们都会来看望大姐一家，平时也经常通电话。这份浓浓的亲情成了王爱霞最珍贵的人生财富。



人造鸡蛋培训成骗局，该谁监管？

本期嘉宾 小花 平子 小段 梓喻

新闻回放：
打着高科技的旗号，声称掌握了人造鸡蛋技术，成本只要5—8分钱，便可以假乱真。最新一期的《焦点访谈》曝光了人造假鸡蛋培训骗局。
为了调查真相，记者与一家公司取得了联系。记者提出想当面学习假鸡蛋的制作技术，工作人员却推三阻四，称原料不齐没法做。记者又联系了另外一家公司。工作人员当着记者的面进行了制作“蛋黄”、“蛋清”等过程。但到了制作蛋

壳时，工作人员却不让记者动。张军营教授是北京化工大学专门研究胶结材料和固化技术的专家。他介绍，因为假鸡蛋的蛋清和蛋黄都是化学物质溶于水做成的，只要外壳稍有破裂，里面的东西就会因为水分蒸发而萎缩。而就算外壳不破裂，按照这种套壳工艺，也不可能做出逼真的假鸡蛋。张军营表示，如果是成批生产的话，假鸡蛋在成本上会比真鸡蛋贵，不具可行性。
那么，为什么其骗取培训费

的行为能得逞呢？记者与多个部门联系举报均称不归其监管。北京市工商局丰台分局工作人员说：“我觉得是不是由技术监督局来认定。”
12365质量技术监督系统投诉举报热线则认为归农业局管：“鸡蛋是属于农产品。”
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则说：“农业部门不管人造，它已经不是从鸡体内产出来的对象了，这完全全属于工商部门管的事。”（本报综合）

乡土话题 “有一说二” 开栏

本栏目是由原来的乡土话题“对对碰”改进而来。目的是改原有的大家谈模式为现在“两面看”。因为既然就乡土话题谈观点，难免会有偏颇的方面。“有一说二”的两人一组讨论就是希望后一嘉宾能对前面观点进行补充或修正。本期权作试刊，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。
——编者

既然工商、质检、农业等部门都说归他们管，是时候让万能而又神秘的“有关部门”出手管管了。只要上级某个领导发句话“假鸡蛋很恶劣”，或者查处假鸡蛋有油水可捞，保准各个部门抢着管，抢着当“有关部门”。

监管得靠“有关部门”

“有关的”部门都该担责

《监管得靠“有关部门”》一说，似乎悲观地认为，如果没有好处，假鸡蛋骗钱的行为真的没法管了。其实，如果让每一个与假鸡蛋有关的部门都担起责来，不难解决这点小事。假鸡蛋可以和很多部门联系起来。比如工商，就算商贩没

可以与任何部门撇清关系，也能和任何部门扯上关系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政府管理，最重要的依据是成文的东西，虽然法律文件是死的，但是如何解释却是活的。出台法律文件时运用的是归纳法，而执行的部门运用的却是演绎法，而且后者的水平更高。比如针对“假鸡蛋”，各部门确实说得在理，产品质量的事真不归工商管，农产品的事真不归质检管；但换个角度，制假售假的事归不归工商管呢？生产不合格产品归不归质检管呢？

归根结底，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不归它的供养者和服务对象决定，而是由更神秘的上级“有关部门”决定，老百姓想吃个真鸡蛋恐怕得求那个若有若无的“有关部门”了。怪不得我们的市场经济秩序这么“好”呢！
管。说到这里，笔者甚至还想到了科技部门和公安部门。一个培训能否展开，应该有科技部门的论证，公安部门的法律认可。
依据报道，假鸡蛋虽不存在，但公众仍不会心安。因为它折射出两个问题，一是食品安全，二是培训诈骗。这两者都极大地危害了公众安全。如果让“有关的”部门都能担起责来，我们的消费环境是不是会好转起来呢？

分工细并不意味着责任轻，有分工更不能成为部门扯皮的借口。
为了便于整个系统下的协调与效率，医院有分工，比如内、外、妇产科等。有人被歹徒一刀捅穿了胃，送到外科，外科大夫假如说：我只管缝肚皮上的伤口，胃破了那是内科的事，不归我管。这说明大夫医德欠缺，说完这话，他还会遭报应——当场挨揍、随后还可能吃官司。
同理，政府诸部门也各有分工。农业、工商、质检、交通、公检法都好比人

身之手足。假如有人趴在地上，卡车来了要轧断脖子，手脚却不动，谁见了都会说，这人精神有问题。看见违法害民的事儿，哪个部门都不去管，恐怕也会有人挺纳闷。

小段：
梓喻：

分工细成扯皮借口

一场“人造鸡蛋”技术培训骗局在媒体的曝光下露出真相，背后暴露出的监管漏洞这只“有缝的蛋”远比“假鸡蛋”危害更大。
民以食为天，但眼下食不安全正逐渐演变为国民之殇。从毒奶粉事件到毒豇豆，再到地沟油事件等等，每一例涉及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总能找到监管不力的影子。
食品安全监管牵涉多个部门，表面看来好像分得很清，实际却纠缠不清。这暴露出了当监管部门缺乏“公仆”意识，秉承“见了利益上，遇到困难退”的执法态度，无形中设置了更多的监管盲点。不管怎样，监管不力的板子都打在了政府形象的脸上，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。多头监管不如首问负责，不抹平监管漏洞这只“有缝的蛋”，保不准明天还会出现什么“假豆腐”“假猪肉”之类。

扯皮源于纠缠不清